

藝

舟

雙

楫

安吳四種卷第十五

藝舟雙楫卷第八

附錄二

甘泉訓導鄭先生碑陰述

武進鄭先生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甘泉縣訓導官署其冢孫國子監生良弼既述其行以請于有德而能言者而先生之門人知縣左輔又自爲之狀故吏部郎中貴徵誌其墓安嶽巡撫初彭齡又據大節而爲之傳則先生之美言善行亦庶乎備矣然世臣辱知于先生者深所言當有當先生以經學名字內爲宿

儒然人稱先生爲經師則先生不樂卽世臣亦不以經學推先生也先生之治經也尙調停漢宋之間又喜採異說然近世之治經者數十人世臣蓋盡識之雖精確不一大略以說經名高眩鼓聾瞶而巧爲取利耳退核其所爲則僻違怨誹與所學相反而先生之持身接物必準諸禮廉潔退讓至死稱道不亂此可以爲躬行君子者矣先生之志在經世所學旣成而不得用則常與當路諷誦民間所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然當路莫有能聽之者其偶有聽受則事屬微末而節目條理復不能稱先生之指是故當路之遇先生也雖貌禮

口頹而其心則未有不勸且厭者先生審知之然有所聞見必詳疏以告不已世臣自弱冠遊遊見器于公卿蓋亦志先生之志詢今證古卒不得一見諸實事而其言又每驗諸公亦以爲悔然而繼言之復不見用積悔以成嫉者且比比也世臣于此蓋有戒心焉然先生每有欲言必與世臣商可否世臣或審勢而沮之則嗚然怒曰天賦子以智勇蓋將有爲子安知當路者不有一時之明能行吾言以全活生靈而不負天命耶爲一已之避忌遠謗遂忍爲默默非吾所以望子也先生之操持堅定不從流俗也蓋如此良弼以嘉慶十二年四月

十三日扶先生柩歸葬世臣故揭先生之志俾良弼鐫諸石背使後人知先生之可以爲百世師者在此而不在于彼也先生諱環字夢揚又字清如涇包世臣謹述

是日辰刻聞先生凶問急往唁入臥室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予退出至聽事問諸生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草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先生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子遂與諸生坐候至酉先生擲筆長歎一聲而瞑急昇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去來能自主如此實生平所未聞見附記以告後世

錢獻之傳

君諱玷字獻之姓錢氏江蘇嘉定人錢氏祖吳越武肅王散處江浙多貴盛然以嘉定爲望君季父少詹事大昕通經史百家言爲三吳老宿君沈博不及詹事而精當過之學者所爲稱膠城二錢者也君少孤貧於世事無所通曉獨好讀古書乾隆中士習樸陋率誦四子書本經各一部時文數百首以資弋獲其全讀左氏傳禮記者父兄輒以爲務外廢正業同輩亦相率嘲笑君年十二已無力就外傳顧閉戶讀書十三年三禮左氏春秋毛詩史記漢書許氏說文解字杜氏通典及馬鄭孔

買之言皆能錯綜其義年廿五乃娶三日卽徹夜讀書如故若故未習宋人經說始就小試以漢說說之有司至不能句讀黜之至再乃補弟子員貧無以自存乃入都就詹事時都中尙爲詩聲酒徵遂以爲名高而君不能韻語詹事以君通許氏書乃命習篆時都中能作篆者唯學士翁方綱遂購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癩醫者診之脉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睛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翌早詹事來視病君尙未寤見案上篆一紙大驚君病願已解詹事問病狀君答

曰兒故無病兒夢至石室中見唐巾老者指授兒作篆
七日夜不得少間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曰
此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
所見蓋卽少溫云翁公聞之卽從君索書歎絕以爲神
授一日君篆書遂名天下君名旣藉甚試官物色君文
輒失之以副榜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從陝西巡撫畢
沅遊遂官於陝二十餘年歷署文山縣乾州華州事嘉
慶二年教匪擾陝西四川河南湖北而華州爲陝西人
河南要道君兼攝州縣事率衆乘城力遏其衝城無弓
矢君仿古爲合竹強弓厚背紙爲翎二人共發之達百

五十步又以爲意發石之法石重十斤達三百步一發輒斃數賊前後接戰者四次守城者八月未嘗敗劔三年春河南有謀賊者衆數萬人招賊渠張添倫取道君部者三卒不能東而河南賊事泄就擒西賊亦折回南山督師以功上部前後得軍功加五級賊勢漸衰而君以積勞偏廢引疾歸囊橐蕭然以左手作篆自給所著書有漢書地理志注許氏說文解字注若干卷皆能駁正前人之誤不爲異說而要歸于是已板行君在陝多得古人金石其文字尤瑰異者繪而版之爲圖說若干卷數十年來三代秦漢之法物多見於世而世之知

古者亦漸多君其始事也近世士人爭爲經學小學金石學大抵疏剔字句小節不能旁通其大義又皆矜已
屈人莫適於用唯君以書生薄宦安則撫民危則拒敵
迹其本末斯可以爲不媿者矣補史記注百二十卷十
六國地理志及詩文集皆藏於家未版行君病歸以嘉
慶八年始與余相識於蘇州府署時君已六十餘而余
齒方弱又所學不相似然君一見余而深器之曰吾周
行天下識人無如包君者又常謂人曰南陽有田可耕
而猶吟梁父今包君身困至是聿口必及民間疾苦絕
無怨尤不豫之色是其所負者大而且遠賢於古人必

矣今日包君自給不足異日衣食天下者必包君也又
曰包君詩妙接陳思而賦如平子觀其與人書累千言
皆率筆無藁草然條鬯雅密近眉山父子吾以專家之
學與之言彼略一涉之則數十年沈精所得不過也自
古文人少所樹立皆器福好氣矜不自檢飭今包君可
謂純淨無疵者矣然君初至吳當事仰望丰采結納唯
恐不及卒以極推余故見嫉於當事而君境以益困君
不悔其稱余益力君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卒于
吳廬年六十有六君長子不慧病後有二子皆幼君嘗
自爲墓銘及行述余未及見謹具所聞之確切詳備者

著於篇以備史家採擇云

包世臣曰余識君君卽云足下異日論史

國朝當倡經學傳自唐以來治經無盛於

本朝者雖純疵不一其可錄者皆存之於史使吾名藉以不朽足矣余謂君經學爲學者宗而駢文亞徐庾篆書自鄧山人外莫與比所謂不假良史之詞者矣余困躓如舊重負良友車過腹痛此言是矣

周節婦傳

節婦姓湯氏宜興人考九上母沈年二十四歸同邑周起雲及期而起雲歿有遺腹子應華周氏故貧瘠而起

雲以上四世皆單傳無期功親起雲之歿也考若思妣吳年皆七十餘節婦治針象以奉中饋無匱乏舅姑既終天年節婦治喪葬以有禮見稱復迎養母沈撫其穉弟藹然無違色鄉里以爲難節婦今春秋五十有六爲應華娶于徐孫四某某

包世臣曰應華余素未之識嘉慶戊辰九月應華不遠數百里涉大江視余于邗上辭色端謹既出其母氏行畧以乞爲文又示其中表叔吳辰所爲跋吳君厚重不苟君子也備稱節婦訓誨應華有法而應華能體母志持身無所失古人有言獲親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親

余既以吳君信應華又以所見于應華者信其母氏之教故撰集爲傳以爲後來徵信者採擇焉

邵生碣文

生諱式毅字子良姓邵氏江蘇山陽人其家世爲武吏而生獨業文性尤嗜書默而寡友唯與邑人周寅善周生長於生四歲同學平原千佛寺碑二年周生書名遂噪起一郡求者接踵生名雖稍減而郡人固以能書推生矣嘉慶十一年生年十七周生年二十一而荆溪周濟以進士任淮安教授始至二生以其書謁教授弗善也二生意不能平遂請教授書紙尾二生心旣不然教

授書因請古人用筆結體相承之要欲因其所得者以折之而教授曰書之道微矣其畧固有可言者大約用筆患直則務求其曲筆既能曲而用意又患淺則務求其直其始唯曲也故其力洞達而筋骨始能成其直而終唯直也故其意醇厚而波發有以遂其曲此秘發于大令而備於永興是後遂莫窺也吾友包君慎伯得之以授余余既受其法自視曩昔書及視兩宋以來名人書遂俱弗能善也二生卽日備禮爲教授弟子數日二生書皆頓改其舊周生故貧甚以求書者多差自給不數月周生自謂略解書意而郡人遂絕無求者矣周生

益困與生善更甚日日借過教授教授又曰用筆必氣平而勢側氣平故力厚而峭利內涵勢側故韻流而丰神外煥結字要外方面而內具必先打疊中堅使其神聚然後縱放手足使其局疏分觀其書則欹曲偃互合觀其字則團結駘宕而其要歸於執筆運指執筆須五指密攢皆着指尖若管當指節則毫偏而指法不能撥換矣指攝管緊則意滯而真力不至毫端矣肩與食指平臂與小指平臂曲如抱兒掌曲如握卵腕不動而指不停心不散而息不急則全身之力皆赴毫端而又出之自然故字畫員勁而氣勢雄遠細如絲髮血肉備具此

慎伯之授余者也。今悉以授二子矣。十二年秋教授送考至江寧，則日日稱邵生善，又爲邵生乞余書。余病未能作，教授代之。余以爲不減生一見，曰：「此非包君作也。」檢字裏有置考具單，曰：「此真包君書矣。」卽袖歸裝池之。置座右。十三年春，余至清江，生聞余至，時已二鼓，懷刺來。余初見生書，謂必精悍，及見生羸怯，如不勝者。生出書請業，余觀其筆勢雄厚，雖受法于教授而精爽且欲過之。因授以必極筆力使鋒銳四殺，然後聚墨筆心以取員渾。每于去筆戒側力崇淳質，則盡之矣。生拜受而去。越三日，再至呈其書，則諸弊去者大半。余勗生曰：「余

自幼拙于書又無師承及廿六歲乃稍以已意求古人遺論證之墨拓則有微契焉十年來徧窺江左諸家收藏真蹟始知用簡夫每作一波常三過折者蓋爲筆心着紙則曲而副篆用力則肉勝而畫褊氣怯爲書家大忌故一筆而以三筆成之使副篆但輔筆心以去來捨矧不致着紙而成偏鋒故也今以墨裹住鋒力大指直提挽心重壓則筆心着紙而不曲副毫歛入筆心以一筆之用備三筆之功故曰簡也其法原於石鼓而見於右軍且極寒大令吳興忽動諸帖永師千文伯施廟堂以得此秘雄視千秋董華亭書性卓絕而未能解此道

急側媚少士君子之風以後轉相仿效如丘山近姜宸英等僅知步趨張照頗有工力而結法尤俗王澐枯直無血王鐸僵燥無韻近人唯鄧石如劉墉姚鼐三家爲特出鄧氏篆分逼古真書道逸皆成家法草書亦強健行書頗染習氣劉氏用意傷巧勢雖道媚而邊幅殊窘其得力處乃華亭之十五六耳姚氏行草超脫而不空怯小正書亦道麗而方五六寸以外則筆勢蹇滯余識到古人而無工力教授力行甚猛而嗜好已多未能純一生其勉之生唯唯謝不敏今年春余計偕北上過清江訪生則病痔甚六月出都而生已于首夏物故嗚呼

傷已生之所就止此而天奪之後人其誰謂余不妄歎
者乎其尊甫武人生書散失無復存者唯與周生往復
論書十數紙尙足壽諸石使人想見其橫絕不可控馭
之勢周生書性故非生比然亦教授之亞也故備紀其
始末以明生志而授周生周生如能書以表生壙者亦
庶乎以道合而有始卒者也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安吳
友人包世臣述于吳門舟次

此予未受法小仲之前所自得執運之法也在京口
見鄧懷寧其法略同益以自信及與小仲同居斷斷
者三四月試之善而後從詳在述書恐閱者疑前後

互異故復記此

余九傳

君諱觀德字君懷姓余氏安徽歙人其祖望孫甚既得君名之曰狗兒江淮間每名子曰貓曰狗取其易長育也歙人呼狗與九同遂爲余九父某早卒祖某舉人爲南陵縣教諭俸滿保薦攜君入都以知縣就銓而歿君年方成童無以爲殯遂鬻身于旗籍兆公家以葬其祖兆公征新疆敗而仆君以死捍之被十餘創遇救兆公乃得脫事上聞

純廟嗟歎賜八品頂戴元寶二枚開其戶大學士莊文

恭公巡撫江蘇高君行誼禮聘爲司閩君盡力事莊公
有不可者必力爭得請乃止後莊公以蜚語被逮君爲
莊公受刑夾二次事以得白還原任大學士陳文恭公
繼撫江蘇所爲以詩歌贈君而稱爲忠孝奇男子者也
君具知人鑑太子少保四川總督李世傑以從九品試
用江蘇君與語而奇之醵金爲加捐知州又白莊公得
奏留徽人山東學政福建道御史程世淳少孤貧入蘇
州布肆習貿易當塗人山西知縣進士梁雲五曾丐食
揚州君一見皆振拔之使得習舊業以至通籍君自蘇
遷揚開怡昌客寓而李公適摠督兩江視君猶同產君

顧不肯一至其署李公防汛每歲四取道揚州皆主君家君爲言地方疾苦兩江自尹文端後推李公多君之力也嘉慶初揚州科名淪落君相城內有河二道久淤塞遂盡其貲得白金三萬兩獨力浚治以其餘建太平水倉今揚城街衢皆有水倉火患大減循君之法也河旣成是年秋試文武解首皆在揚于今尤盛乾隆末高郵州知州孫某負君銀五千君索還至其署而孫病甚君卽欲去孫執手以稚妻幼子爲託孫旣歿君爲買宅于揚州小東門任其支度子能就學君以屬名師比君之卒周給之不絕余以嘉慶六年始識君君年已七十

言西域兵事及東北各部落風土形勝如指掌十三年三月卒于揚寓年七十有八資財湯析仰屋數椽子厚存亦古處有君之風而困乏不能自存矣

皇誥封奉直大夫河南永寧縣知縣加三級國子監生魏君墓誌銘

君諱元字應乾晚號健齋江蘇武進人也父瓚以孫襄貴馳贈奉直大夫妣王氏贈宜人君性穎悟泛覽百家尤好內經素問金匱諸書遂弃舉子業而專治之既久鄉人有積年沈疴及異証爲方書所不載者而君診之皆痊名遂大起君治病之旨在審病者體之強弱性之

靜躁與平日之所嗜好然後證之以脉而得其致病之源又窮究物性相尅相助之故而比禱以神其用故有同症異治異症同治雖善醫者視其方多所不曉君爲剖之則皆嘆曰非所及也君所入旣漸饒有米數百斛值大饑將以平糶所知止之曰各處飢民肆掠吏不能問穀勿繼必有後患君曰吾擁多穀而視鄉人饑心不能自安事變果出豈能預計耶卒糶之不旬日而穀盡後至者君指空囷示之皆曰先生盛德不欺人悉散去無異詞有鄰人不戒于火君告家人曰吾自問無隱慮應不患火火旣滅環君宅者皆灰燼矣無賴子夜縊于

君之鄰孫氏孫移其屍而叩門以告更夫沈保郎見之
願爲切證君戒沈勿言卽具報驗訊給埋葬而案結沈
詰君君曰彼自圖賴耳孫懼禍故爲此非以仇我也若
言之則孫以移屍陷罪且傾其家而仇爾沒齒豈如我
費數十緡鄰里相安之爲愈乎沈驚服而孫尤慚感多
君長者君之不辭苦累掩覆人惡胥是類也君長子襄
以嘉慶乙丑進士分發河南卽用知縣補永寧迎養君
手書示襄曰吾爲鄉人治病弗能離兒母自率子婦來
耳吾不習吏事然吾業醫五十年醫之所入不以事居
積財之所出不以求虛名是以行年七十而無大不安

于以和卷三
于心者吏道殆如是矣吾今有市屋數十椽較少時生計優裕已多兒又幸以進士爲長吏若繫念家室營私廢公卽倖逃吏議吾不樂有是子也勉之矣十六年襄舉卓異調洛陽君又手書曰兒去永寧百姓扳轅之聲至江左兒學力不足以致此審已是必有要譽市恩者以愚弄小民非實心實政也吾甚憂之初至洛陽卽聞倡修學宮文教固長官之責然所至宜先問民間疾苦勞來撫慰之信而後勞今所先若此是爲名心所使失其次矣其通治體知先務如此嘉慶廿四年六月廿九日卒于里邸年八十有四配長洲王氏 誥封宜人子

二襄五品升銜山東招遠縣知縣衷國子監生皆側室
符宜人出女子子六適某某孫五秉秩秋穀穎襄在洛
陽奉王宜人諱去官服除謁選得山東招遠君訃至襄
將奔喪治窀穸子適在山東以誌幽之文爲請故次其
行事而銘之曰

士人貴自信其志不近名者名歸之回祿睢盱不敢肆
有子人稱君子子遺澤始今永世世

一彬益和尚像贊

和尚浙江黃巖縣林氏子童時趨健尙氣俠常負重鷲
越山徑出入蹶閭日行百數十里羣少以爲豪年二十

八力悔夙行捨身本縣嵩岩山之法輪寺不數年記誦
經典語錄各數百卷徧叅古德傳磬山之法於天台山
茅蓬正海大師和尙悼本師具足道德未得主席又深
恥因人成事不能昌本師之風教行腳吳門見臨頓路
有靈鷲寺係蕭梁古刹而山門三椽之外盡爲荒蔓遂
弛其負擔矢志興復示現感應竟還舊觀吳俗崇尚釋
氏琳宮相望率居積豐裕莫脩苦行和尙表明心印獨
領炷香遠近歸從趺坐廣單者至二百人弔樵辨難應
機立斷校錄刊布與國清曜冶論說相上下僧俗讚嘆
又延主楞伽半塘諸寺晚年以社壇之湧蓮菴爲靜室

其地間於閩胥塗徑通達拓宇以接衆較靈鷲九宜和
尙命法嗣永華經畫之至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開堂未就而和尙圓寂世壽七十一歲計和尙生平所
得布施不下白金二十萬悉以建寮宇置常住已身未
嘗着絲裘雖暮年遇雨雪必以油傘油鞋從事未嘗乘
肩輿縫紉必用棉線漆飾必用瓦灰持殺戒之嚴如此
日再食唯鹽齏而已昕夕拜經當膝處皆穿旅邸舟航
不間也永華親承付囑必終其志更名爲寶蓮寺供像
開山以別於靈鷲孳孳交於和尙廿餘年未及銘塔故

贊其像曰

謂和尚爲內重耶胡爲號召之衆而興建之勤謂和尚爲外重耶胡爲奉身之約而求道之殷心乎濟衆貞之四十年卒不以利其身庶無媿於乞士爲閭浮之所共尊

姚節母傳

節母姓張氏安徽桐城人考寓順天府治中妣姚氏張氏族望甲安徽子女率聰慧俊朗然特門地習豪侈而節母獨事勤儉言動必端恪及笄而治中卒服除適同邑贈奉直大夫河南臨漳縣知縣加三級姚原黼善事翁姑有稱于閭黨閱四年舉子東之甫百日而奉直天

折翁以衰年喪子家無次息憂思至不能進食飲節母
爲門戶計忍哀慰藉持家事撫遺孤翁迺漸不覺喪子
之爲戚也嗣姑氏患風痺轉側牀蓐節母性至潔然扶
持便溺洗滌褻衣婢媪不堪其臭苦而節母安之人以
爲難東之旣成人節母爲娶于其黨連舉孫而婦歿道
光壬午東之成進士分發河南補臨漳縣先是邑人共
舉節母節孝有

旨旌其門至是東之遵例呈請得

誥封太宜人迎養于官節母在室卽喪兄又喪父于歸
不數年而稱未亡而姊氏又寡繼喪姑喪翁最後喪母

蓋自有識以來四十年間未嘗有歡愉之境然東之留滯都中不能歸省者逾十年及迎養至署而諸孫皆巋然成立啟處有法度善讀書東之在都繼娶武進徐氏節母至署卽督之治家井井然使東之得不以家事紛其心溯節母生于華廬中更荼苦晚就祿養可自逸矣而卒不以所處變其恒德者有如此故工詩有集若干卷以道光九年卒于臨漳官署年六十有七歲子一卽東之孫四世恩世燾世愷世恭女孫二曾孫二昶曙包世臣日記稱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者以其不奉嚴訓鮮克有成也東之自十五六卽知名翱翔名

公卿間而伉直重然諾無唯阿媚世之行及其治臨漳也予方客大名相距不百里策馬過訪政聲溢田畝間并以爲吾侯恪秉太夫人教有數事幾不能決受太夫人指而決之言之厯厯可聽東之之爲諸生也不以貧困而徇人其居縣也能治又能使四境歸德于節母也君子察東之不匱之志卽節母可知矣

霈霖雨和尚塔銘

和尚諱祖雨字霈霖霍邱徐氏子也出家本邑節孝祠稍長受具足叅揚州靜慧寺長老慧公傳平陽宗法于本陳國師爲第七世先後主香阜靜慧之席還故里開

山爲雲臺寺晚遊南昌開山爲長清寺四啟期場度衆
至五百餘人以道光八年十一月八日示寂子長清丈
室僧臘七十三年世壽八十一歲法嗣在揚州者地藏
寺開山住持先德靜慧寺住持先初香阜寺再傳住持
明恒俱謂和尚中興香阜主席久爲神期所屬因建塔
而迎龕于南昌供養經歲卜 年 月 日啟龕入塔
而請銘幽之詞江淮間崇奉釋氏布施山積是宜有龍
象能負荷者卒之盛徒從飾威儀機鋒取足聳冠蓋禍
福取足震愚蒙貪熾嗔深與所學相反者比比也和尙
獨循樸實重然諾力所能及常先人而後已訥然如不

能言而行必相顧勞苦澹泊以身先衆數十年如一日
平居無誑語無私財既登大耋猶徒步日數十百里無
倦困之色余少耽禪悅所識緇流知名者以百數唯白
門聿芳力行同和尚而規爲狹隘吳門一彬濟衆不以
自利設心同和尚而常出權奇以徭善信非法門正術
則和尚蓋獨出而莫能與偶者矣是宜爲銘銘曰

當世所謂禪宗者莫不開堂聚衆弔椎喝棒然而迹其
行事則解縛愈以自縛祛障轉以重障也和尚而今已
矣更何從求實證於躬行以解脫夫世網者乎

皇敕封孺人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妻湯氏墓志銘

道光十有一年七月十四日山東館陶縣知縣陽湖張琦翰風之妻

敕封孺人湯氏卒于署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江寧府東郊龍山之麓哀子曜孫先期扶櫬南下以誌幽之文爲請翰風子所兄事曜孫又吾甥也且子知孺人爲深孺人編修大紳之孫國子監生修業之子通書史嫻禮則尤工繡以意剪綵數寸爲山川人物數十百事傳以色絲善畫者所不及旣歸同邑張氏家無一椽侍君姑姜偕姒婦吳寄女公董氏宅後隨夫子僑歛僑嘉興乃歸里五徙仍儼居最後從宦山東遂卒事君姑終始

得歡心和女公媼婦無違間色養母氏萬如在室翰風
晚而遠遊孺人以婦工自給然督課子女能使皆有學
行知自立及迎取之官孺人稱貸建君姑節孝坊營考
妣窀穸經年蕝事乃成行平昔食貧操作使夫子不以家
累身能求其志從宦不事簪珥居積使夫子不以家
累官能成其政又時時節俸入以潤夫子之族親交遊
老病則加以衣裘恩舊更爲籌長久此大較里鄙所知
也惟予始訪翰風於歛因得以兄妻禮拜孺人後予過
其常州寓廬住半載孺人治酒食日益精潔至以床褥
易薪米而予殊不覺截髮剝薦弗過也又予嘗以翰風

久滯都下過存探耗問時嚴寒而孺人棉衣未具語次
充悅略不及貧難狀予退而歎曰辛苦無此比常有好
容顏常以爲陶公自尊之詞今乃於吾嫂氏見之矣孺
人自喪長子始且暮禮大士祈嗣息然必祝曰天果不
絕張氏求賜善醫兒生平痛無力者爲醫家居奇常不
得其正命及誕曜孫自知讀書尤嗜醫童時卽洞曉經
脉方藥弱冠注扁倉列傳識者驚爲絕業予雅不事禱
賽至是不能不以爲至誠之有感也初翰風留歛不得
歸有富子與論五言詩而歎以其力能清負而孺人曰
此君擁多貲旣性不近利又無魄力以自用其財是終

不足以保家不十年其家竟落前年夏子取道館陶孺
人病痺已年餘掖兩嫗再拜屬爲國子君序詩文集不
以至戚故簡儀節其識力超絕而造次以禮自澤有如
此孺人得年六十有九子二珏孫早世曜孫國子監生
女子子四縉英適刑部主事前庶吉士吳廷鈺英適
國子監生章政平先孺人卒綸英適國子監生孫劼統
英適國子監生王曦孫一晉禮孫女一字曦子臣弼銘
曰

介甫謂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而無媿此行治之出仙
源縣君者也豈不爲以禮輔佐勸勉君子知其子必以

才於世有聞耶吾於孺人亦云

皇勅授文林郎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墓碑

君諱履恒字道久別字若士姓丁氏其先世集賢校理
寶臣者當宋景祐中由醴陵遷晉陵子孫家焉晉陵今
江蘇之武進遂爲縣人曾祖復來縣學生贈通議大夫
妣吳氏贈淑人祖廷讓以進士累官江西按察使授通
議大夫妣沈氏封淑人父汝驛國子監生贈文林郎妣
墨氏封太孺人文林君四子皆通籍君爲其季弱冠補
縣學生員嘉慶辛酉選拔貢太學
朝考不得於有司恭應戊辰淀津

名試入二等

賜大緞二匹充文穎館膳錄官歲事敘銓懸榆縣學教
諭俸滿保薦道光丁亥選授山東肥城縣知縣庚寅以
病足自免未行而太孺人訃至驚悼拊擗病益亟回籍
後偃鬱昏迷至壬辰五月廿五日卒於聖室年六十有
三配同邑莊氏封孺人子二長嘉蔭嘉慶己卯順天舉
人充覺羅官學教習次嘉葆道光壬午順天舉人充咸
安宮教習女子子二長適同邑庠生吳夢徵次適同邑
龔紹聲孫三壽承壽濤壽溥皆幼壽濤君以爲猶子嘉
琛後君生性磊落慨慷而所學又足以助其識堅其氣

漢唐兩宋儒先之書無不旁搜切究者然襲積武斷之說性天愚誣之論蓋未嘗一關其口居平與昆季友朋相砥礪唯於日用尋常語默作止之間質求真實每酒酣耳熱極論立身成敗民生利病常痛哭嗟唏不能自已讀書史至古先哲人摶拄艱虞遂以轉移禍福及鳩集流亡起溝壑而措之衽席者必反覆深求其故或撫卷瞑目至終日不出語蓋君之中懷蘊蓄非苟爲誇耀施洽矜詡章句爲俗儒所爲者也庚辰秋君年已五十有一憊榆返里中途中惡風病蹇澁者數月意氣自茲日就銷滅矣又七八年乃知肥城君學深於詩常守毛

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擾之訓然其居縣也聽受無
留事又時時存問耆舊詢疾苦率紳富修社倉以備災
歉舉保甲以戢奸究立普濟堂以卹熒獨民安其政年
穀順成是以去任之日老幼扶攜餞送數十里或至涕
泣嘆仁明爲近今所罕聞見而君顧歉然以爲不稱負
所職悲夫嘗謂天賦人以聰明材力今與古率不相遠
而輒近成材獨少者大都爲俗學所汨沒幸而有意思
深長欲嶄然以頭角自見則師友勸誠必相與剪除之
斥爲客氣不可用又幸而有小小不汨沒於俗學其遊
處四方復不爲俗論搖奪以庶幾有成者則常患與斯

世和鑿必不相入而窮困老死不見用若有用之者無論大小固皆有所表見以利澤斯人乃又置盛壯可任事之精力於閑散無所設施之地及其既衰將不能自舉乃以試之事幼學之卒不見行而勞民不可休息彼蒼蒼者其意豈可測哉君著有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說文諧聲類篇思賢閣詩文稿倚聲寫韻齋詞稿燕齊遊草熊湘遊草漚寄賸草宛芳襟著望雲聽雨山房札記各若干卷皆可觀采而非君意之所屬也余與君交三十餘年能知君之志故於其葬而銘之

曰

志盛氣衰治不副意未曜之德以昌其類

繆孝子傳

孝子繆士毅者字藩公江南天長縣龐家尖人康熙中分設安徽布政使司故爲安徽人小名華保父龐賓邑庠生饒於財順治十七年海賊犯江寧其黨劉清海掠天長知縣縊城陷龐家尖去城二十里龐賓率家屬匿高郵湖中亂定而怨家誣掠爲助控於高郵州知州吳之俊之俊置龐賓於法徙其妻石氏黃氏及其長子於瀋陽士毅黃氏生以就乳鄭氏從母家得免稍長知被難事逕走山海關尋母無引不得出歸娶於李舉一子

遂以康熙二十二年四月請引至瀋陽訪得石氏與長子皆故黃氏前於康熙五年撥赴寧古塔屯烏喇配蘇州朱孟官以新例瀋陽流徙男婦着分配不許自便故也士毅展側至烏喇徧訪無知者唯言去此五百里有江南人庄士毅跟蹤至弗喇河屯遇一婦人云此庄無朱姓有薛孟官妻黃氏皆江南人生子六兒今已十五歲見居寧古塔城者或是也士毅入薛氏門望見坐炕上婦人貌如鄭氏從母伏地嗚咽曰兒乃江南天長麗家尖繆華保也今日得見吾母矣黃問有姊妹否曰大姊適曹二姊適魏黃乃抱持大哭鄰里奔集莫不嗟歎

有涕泣者寧古塔地瘠產薄禁留旅人耗口食居十日
官吏催迫二月士毅抵家而子前殤繼舉秉文秉彛拮
据成立携賈都下得薛六兒書知黃再徙艾渾而沒艾
渾今黑龍江也士毅舍二子獨赴艾渾守母墓俛墓傍
僧舍投生徒以自給而秉文旋亦遣秉彛罷買歸侍李
身赴艾渾迎士毅士毅不聽秉文留侍五年迄士毅卒
乃扶櫬返里時李已故合葬天長之豐揚山秉文無子
秉彛以次子之璧爲其後松江大學士楊瑄謫戍艾渾
初至聞士毅名排閣請見爲孝子行七百字以贈百年
來文學之士多以詩文紀錄兩世孝子之事實者鄉人

屢合詞請有司達封圻大吏卒以原案故莫敢上

聞余故次其傳而論之曰

甚矣州縣之不可有匪人也當海氛猝至廊賓舉家避入湖氛靖歸業助賊之誣其事可不辨而明且廊賓身在膠庠所謂怨家不過以饒財之故乾餼失德非有枕戈切齒必得而甘心者也及其匆匆避寇豈能更檢贖囊幸得生全田產之外俱爲賊橐怨家亦可藉釋忿憾矣斯必吳之俊平素垂涎若其無隙指授爪牙嗾怨家爲此以遂谿壑耳而廊賓恃直負氣重財輕命卒以誣

服上蔽

達聰匪人之害遂至於是悲夫然廊廡不被奇冤則士
毅秉文之奇節不可得見而之俊者亦得幸從螻蟻同
朽糞壤不爲斯世所指名也哀哉

募贖歐湖坊歸櫬貲啟

原任鉛山縣湖坊分司歐鏡湖四兄桂林之秀異也文
職數奇以貲筮仕自嘉慶十五年到省迄道光二十年
卒於湖坊官署宦遊江右前後幾三十載補臨川尉政
成名起調尉新建論俸升湖坊司中間署宜春澗言嶺
分司代理吳城主簿不卑小官必行其志奉委聽訟務
在和民息爭所至民安樂之以是無例外之入雖佐首

邑繁劇之區起居服食唯具而已其尉新建也堂署不戒於火延及尉署先是山東撫部經公由撫州守擢雲南監司道遠又多陸路不欲重擾館人以君爲舊屬素敦久要之誼節厯宦所積有箱籠十二事寄貯君署君局置惟謹及堂署火發君竭力撲救不熄比延已署君始急回冒火入上房將經公寄存箱籠盡數運出而已物悉付灰燼嗣重建堂署允爲君修復卒之尉署修費仍君自稱貸爲之以是重困擢任湖坊官遷而缺彌瘠年五十有一以疾物故週身至不能備禮孀婦二人撫六齡遺孤停喪三千里外之蕭寺歸櫬無貲旅食益急

此亦生人之至戚矣夫薄宦本以爲貧苟能分上官之憂不擾小民不取非有已爲近世之所難至如君受撫部之寄一節求之前古唯盛軌受友人寄金五百後以事覆家寄金獨存書之史冊以爲美談而君之所受其數遠浮盛公又當頃刻呼吸之際不顧身家唯取必於全誼重諾又較盛公所遇爲倉猝是則古人之所難而有識所共欽仰者也是用縷述生平布告諸公或誼托同舟或藉隸舊部或感觸聞風或心發卽事各量其力不拘成數庶幾裘成集腋舉自衆擊俾邱首得正循良有後是則先哲所謂不求福而福隨之者也所有諸公

慨助之資悉由新建縣署歸總謹啟

劉園子家傳

江淮間有薦行君子曰懷瑾劉君者嘉慶甲子余再至揚州識凌曙曉樓以識君及君之子文淇孟瞻曉樓蓋君妻弟也孟瞻時年十二三穎敏誠樸善讀書余尤愛之因數過君家與君習庚午余挈眷來僑汜道光甲午乃移居白門前後三十年中間曉樓不祿孟瞻名日起故余論交於揚州以君喬梓爲最久而善也揚人之稱君也謂君齷齒失怙恃淪落甚年十二始入書塾甫三年則已熟經書解文義窶貧不能卒儒業乃習買而所

業復不足自立君私購醫家書乘夜誦習之書執買業
無遺誤久之人知君能求治者多應手愈遂改業醫君
治病者不問貧富皆輒往富室酬報從其意貧者且贈
以藥餌或袖錢資將息其有瘡潰膿血臭穢至家人莫
敢近者君見可治狀必親爲洗滌加膏丹以瘳爲度君
醫名既噪洎癯老不改其初君家故有祖遺神香肆各
房輪值司肆事其不值之房值者歲貼白金三十兩值
者欺君孤弱遂據如私業起家累萬旁觀憐君困皆憤
勸君持約劑結算當得錢千緡君曰貧富命也爲財利
傷同氣之和吾不忍也後據業者蕩其積君境漸給振

助之有宗人思凡君生平行治其見稱於鄉里者如是
余則謂挾術者多居奇攫利者必乘危君雖不諱自濟
而意則專於濟人市肆中無是人也世儒讀書於無關
考試者輒莫省或稍加披覽又厚自矜異君記問過人
雖不事舉子業暇輒溫煇經籍泛覽史冊答問者無所
隱滯而絕不以知能自衒庠序中無是人也古之被褐
懷玉者大都任情絕俗而君和易豈弟無崖岸山林中
無是人也可是可謂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
以俟死者矣君諱錫瑜號琢齋懷瑾其字也援例入國
子監以道光庚子八月八日卒於家年九十有二曾祖

春和始曰溧水遷揚州以長子起寅貴贈明威將軍祖
起泰國學生父暉始占籍儀徵與從兄曠俱爲縣學生
員配江都凌氏前卒子一卽孟瞻嘉慶己卯優貢生文
學爲江淮甲觀藝林無異詞而年逾五十閉戶著書無
幾微不豫色孫一毓崧道光庚子優貢生其未成童也
文筆已騰蹕凌厲排突前哲而馴謹訥言俱有君之風
女一適同邑庠生陳傳洛孫女一適江都國學生田溥
光曾孫一壽曾

方補德傳

君姓方氏補德其字也安徽旌德之隱龍山人祖富父


嗣鏐君少孤依兄以居年十二三就傳不能治生業媿氏將不利於君君覺之遂出走江西欲覓鄉人店習貿易偕族中知途者行兩人所攜錢才百餘行兩日至徽州當附舟而資已盡餓坐河側有舟泊岸其客以失物斥舟子爲盜噪聒甚君輪指爲作卦曰此物在中艫破竹筍下客如言求得所失物乃延君及同行者上船船價飲食皆客供以得達初入店例學徒知數人使給埽除役如僕隸君憤甚轉側走杭州以方素名考寄籍爲錢塘附學生員杭人王包靈見君而器之妻以愛女一年而女妖王君乃携君幕遊湖北君從婦翁習申韓家

言甫半載卽就恩施令尹英圖聘司其刑席時嘉慶丙辰春也君年始十七未幾鄰邑有秦加耀聶傑人張正謨等相繼爲亂焚掠裹脅勢甚張君爲尹君練鄉勇五百人而身帥之以遏賊鋒於界屢捷賊他去邑東北有廣福橋巨鎮也商賈所集君駐其地至丁巳夏請餉道爲賊斷恩施小邑無墊欸糧將不繼君勸諭助餉鎮有客籍周姓者進士也閤鎮人視爲行止易君年少撓其事君具名帖謁進士殊謙謹進士答拜入營門君卽升帳飭左右止而詰之曰賊去此不半程我朝去至夕若鎮卽成瓦礫場商民爭出貲以留我而若阻撓之是必

通賊若不吐實則斃於刑矣已我且斬若以絕賊線進
士懼願輸金五百君曰若擁貲五六萬若果不通賊賊
至卽灰燼五百金何足道速加刑進士願輸千金君曰
若作字遣人取所輸金來乃釋若進士旣歸無顏見鎮
人而鎮人踴躍是日卽集銀萬餘兩軍心大定賊聞君
糧絕徑促君君率衆北出二十里迎戰於馬難坡大破
之而官軍亦敗賊於黃柏山恩施城鄉得無恙尹君以
得知府銜拜花翎之

賜君見賊勢已靖遂偕王君由貴陽入廣西已未夏余
過廣福橋見闐闐完富詢其故土人云吾邑有小方師

俞活我並述劫周進士事予心偉之惜不得其名籍嘉
慶癸酉冬予自揚州携眷小住白門存友生所存者適
延君胗病君曰病在肝方劑力不能除吾僅能使之少
差耳

國家興於大東以木德王今內外貴人什七八病肝氣
此白木運事非調攝失宜之咎也予聞之默嘆此非醫
師語也因借過君醫室見壁上尹君贈詩乃知駐廣福
橋卽君因劇談軍中事問日輒相過次年大旱予怨思
巨紳秦易堂侍讀倡舉捐賑而家居之太守  爲梗
侍讀招予過其家議事太守力言城內富室之苦持其

說甚堅不可諭君排闥入厲聲責太守曰閣下以寒儒
得大挑知縣游擢知府擁贓銀三十餘萬以歸城中人
莫不知者日前閣下鄰巷不戒於火閣下家粉白黛綠
者十數走避火搬箱籠多至不可計重至不可勝人莫
不見者城內外餓民十餘萬皆嘖嘖罵閣下阻賑事萬
一有變禍必首中閣下家閣下已逾七十餘年何足惜
然而此粉白黛綠者爲餓民羣肆污辱雖大度其能甘
乎太守欲走君截止斥之曰若明白否太守惴惴答曰
聞命如夢初醒不敢再助富室阻捐矣而侍讀辛苦孤
立方葆岩尙書居憂在籍君爲書三千言責之尙書乃

出助侍讀江督百文敏從侍讀策集紳富於鍾山書院
侍讀諄勸一日得十萬閱日再集而文敏知余實主持
之遂寢其事風信一厲道斃至七千餘人子作書致文
敏詞甚切直尙書侍讀皆言不可上君力趣卽日繕呈
賑竟得舉行活者至八萬人君於學無不通尤好道而
精醫同業妬恨者競言君用藥狼虎非白下人所堪唯
必死之症乃可相委耳以是白門病者非垂死不延君
然延君無不起者故君所入雖不豐而名殊重侍讀以
賑故重君爲主婚娶合肥李氏以有三子三女君旣由
湖北入廣西又入都及出都僑白門皆偕王君翁婿相

守未嘗一日離道光辛卯七月九日君卒距生於乾隆
庚子四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二王君治君喪葬畢年已
八十有八徑策杖入山近有人見之於江淮間康強如
故蓋年百有一歲矣君在廣西製旌德五言以祈雨傳
習之者皆有驗土人爲板行之而君顧無本故予未見
君又常被道士服住武昌之黃鶴樓來醫者日數千百
起或以爲純陽現化也入都自名方德裕隸太醫院值
如妃病危其母家奏薦君一藥而愈侮院使故辭職出
都最後以本籍捐國子監生名曰方震三應秋試不售
君軀幹雄偉有勇力能舉移三百斤善單刀長槊酒酣

耳熱論議風發無不依於利民濟物者君在廣西著瘴
瘴症治在白門著喉瘋論痘疹本義傷寒辨證皆板行
君後學者皆奉爲法守君長子曰菩薩保後君二年歿
次日觀音保季曰金剛保次業藥肆季業儒俱聰慧有
君之風長女適旌德呂氏次女適旌德饒氏季女尙未
許嫁今年四月子至旌德君長女來謁親嫌不殊同居
既請爲君傳又取金剛保於白門使來就學子故稔君
之行治唯不得其家世及生卒月日耳後世有好奇之
士讀此傳者必能知所嚮慕矣道光甲辰十月白門倦
遊關外史包世臣書

清故文學旌德姚君傳

君諱配中字仲虞姓姚氏安徽旌德人也其先世居湖州宋寶慶間有述虞者爲旌德教諭子孫家焉故爲旌德人君穎悟絕人用思沈摯不怠倦甫弱冠已博覽經史旁通百家言而尤嗜易旣善毗陵張先生虞氏義因求李氏集解研究羣說鄭氏最優苦其簡畧意推之至形夢寐嘗夢請業於鄭氏者再侍鄭氏與虞氏辨論者一又夢吞乾爻自初九至九五意乃豁然客廣陵五年成周易參象十四卷又爲論十篇說其通義附於編後予讀之嘆爲絕業時儀徵劉文淇孟瞻甘泉薛傳均子

韵丹徒汪沆芷生江都汪毅小坡丹徒柳興宗賓叔子
從弟世榮季懷族子慎言孟開以治漢學與君朝夕皆
嘆爲莫及季懷則曰仲虞書行於今世自不及張先生
之盛百年後當獨爲學易者宗矣遂爲之序仲虞旋歸
里門至道光甲辰予遊旌德去廣陵別已久君出示定
本點竄原書至什七八刪說通義之十篇爲三移冠編
首題曰周易姚氏學而序則仍季懷之舊其微妙詳審
益非予所能測識矣君又以月令一編實先王體天勤
民之大經其義一皆本於卦氣爲月令箋三卷繼總其
要爲月令說一卷復合之爲周易通論月令二卷而後

知王者一居處一舉止無非順天地陰陽消息之氣以爲生民錫福消祿者徵引讖緯發明至理而不附會別下已意疏通儒先而不鑿空則天地人呼吸關通之故古先聖王萬物一體之誼作易者其有憂患之旨悉於是乎在可謂通天地人之謂儒足以當後王取法者矣君又嗜琴東南琴學有金陵常熟武林三派而譜則皆出廣陵君長於金陵而遊廣陵雜習各派及歸里潛心默悟乃知傳譜多舛誤更正世所盛習者十數曲又自製七曲原數說聲上溯本始爲琴學二卷亦出以示予予未習此事惟薦賞文義瑰奇而已君言七弦各有本

數倍數半數損益上下旋相爲宮以定宮商角徵羽正
變清濁之位而六十律三百六十四聲俱以和相應凡
吟猱必在角羽位蓋宮爲君商爲臣徵爲事角爲民羽
爲物君臣所有事皆爲民物故吟而上猱而下往復遲
回必當民物之位予聞言不能解請君一再鼓君於對
几設副琴鼓至窮眇之時則副琴弦不動而自鳴又几
案所置杯盞及櫺榻時或響應余怪問之君曰各物皆
有數數同則聲應唐書所載寺磬每無故自鳴僧慮其
不祥萬寶常爲剋磬成痕而鳴止蓋其磬與宮中鐘同
數鐘鼓於宮則磬應於寺剋痕雖么細而磬之得數已

與鐘異故鳴止秉筆者不解此義是以載其事而不能
言其故雖寶常精察然其數不可誣也子考董子同類
相動篇云調琴而錯之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
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又云其動以聲而無形人
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
其實有使之然者蓋和聲之道自古如斯末俗失傳故
詫以爲奇然則君真冥契古初者矣君又嗜書爲書學
拾遺四千餘言又注智果心成頌以傳立書大幅執筆
之法又和予論書次東坡韻五言十四韻實如親受法
於晉唐諸公掃宋氏以求謬說而自書亦足踐其言時

流無與比者君家貧而守堅學優而遇蹇吾鄉士氣恇怯則名庠序輒欲結納有司以爲榮而攘利前後蒞旌之長官十數慕君學行求識面而卒不得其督皖學者前後亦十數皆奇君文而杭州學士胡敬湖州侍郎張鱗尤器君張公奉使當乙酉選拔期於旌德學拔呂賢基及謁謝張公語呂君曰姚生學行寧廣九學無其匹非止冠旌德已也吾所爲拔若者以姚生文淡而彌旨胎息班馬風檐中斷無能識之者若頗能墨裁是可成進士登詞垣若歸當益親近請業請益庶不至終於孤陋寡聞也同謁者以其語告君君一笑而已而呂君以

詞垣歷科長馳驅主文衡君竟困諸生及甲辰例出貢而考貢領單之資無可籌遂以廩膳生卒於家張公有識有守爲督院學者所僅見然爲子孫求不荒之庄遂無暇爲斯世惜人材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悲夫君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九距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六年五十有三祖士凱國子生邑志所載孝義君子者也父燦國子生娶同邑汪氏繼程氏子四長邦選季懷之女夫也携婦至金陵居母家而訓蒙於鄉以白給次邦道就時武昌漸可自植三邦進君使爲叔弟經珊後僑宣城皆汪出季邦達程出也女子子二長蓮同

邑呂振宗汪出次程出者尙幼孫一阿寶女孫一歸子
皆幼君善病已三四年至甲辰六月而劇君之弟子汪
守成季鄭郭維演文瀾昕夕更番侍疾潛備棺衾於外
前卒一日君召季鄭文瀾指邦達曰此兒質可向學我
死無培植者姚氏書香自此絕矣語次嗚咽不自勝季
鄭故教授文瀾家文瀾曰先生設不諱弟子卽挈邦達
使就學季鄭十年內衣食紙筆考試費弟子任之季鄭
任釀金五百刻所著書以其餘置產膳程及幼女文瀾
農家強自給耳季鄭赤貧以潔已任俠爲邑人所重竟
得贖金如約市板開雕君教授鄉里廿餘年從遊者多

惟季鄭苦寒力學頗傳君之業荀子曰水深則回葉落
糞本君當之矣道光乙巳夏四月望包世臣譔

梅蘊生傳

道光癸卯九月廿四日江都梅君蘊生卒於里門以其
年十二月二十日耐甘泉縣施家冲之祖墓孟瞻爲之
志述其用情之幽摯力學之沉博載筆之哀豔而境遇
蹇阨與之相迫以促其生者簡而有法質而不俚君學
行固能自傳孟瞻文又足以傳君予復何言君之弟子
薛壽諄請再三抑以孟瞻述君材藝猶有未能盡者故
次其所遺爲傳並手書付壽使鐫諸石孟瞻之言曰君

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君之嗜詩固也然君詩在揚州爲傑然於儕輩耳而書則不囿於地與時足以排突百年來之宇內英賢琴則真追千載悟入古初又出書之上遠甚君書跌宕遒麗頗宜觀者然煅煉舊拓必見其血脉所注精氣所聚使奔赴指挽下則非觀者所能知熙載與君同昌江左遺法所得至深醇而持論每不敢先君君之琴少小受法於吳思伯之女弟子顏夫人其神解得自天授人力又足以發之積久知思伯傳譜多舛悟加以糾正識者嘆其和故記載孔子學於師襄七日而見文王君曰此不足以奇至聖也君聞古操輒

能知製曲之人與其人所以製曲之故琴學盛於江浙江浙所推碩師首揚州釋問樵問樵至善君能信君之神解而卒不能得其解君既深於琴又慕中散之爲人嘗所居曰嵇庵嘗謂今世所傳廣陵散真嵇公生前所祕洛西仙傳無可疑者仲虞旅揚州亦善君雖俱嗜琴而其時所學俱未至仲虞歸後沈思十年悟宮商角徵羽之數上下損益各依定數爲位又有倍數半數以適旋相爲宮之變故猱吟必在角羽之位通一弦爲宮一弦爲徵兩法而一之其鼓琴也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應者不動而自鳴蓋君於琴通聲之義而得其

所寄仲虞於琴原聲之數而得其所立是皆精思獨闢
仰承間氣然仲虞著琴學二卷闡古人之緒正俗師之
失書行後其傳必盛君既奄忽寄義之故不可傳廣陵
散自此絕嵇庵斯爲識矣其在洛西俟之何日悲夫君
諱植之字蘊生晚號嵇庵其家世妻子科名年齒詳孟
贈志者皆不著者君所自得者

劉烈婦楊氏傳

烈婦姓楊氏江蘇陽湖縣人父近宸遊河南有聲幕府
母吳家世詩書漸漬細紉烈婦以故好典精明大義有
母氏風父倦遊歸里始議婚於同邑劉梁成年益三十

矣梁成故宦族而饑貧覓食常遠出結縲兩月卽不能
家食閱數年始一歸歸亦旋出烈婦奉姑陳能兼子職
梁成嗣以薄宦籤發四川未幾奉陳諱去官服闋無力
之官仍浪遊積年齎館穀爲需次費乃得以道光己亥
赴川年餘署瀘淀橋廵檢不半載卒官實辛丑六月十
八日也八月初九訃至先是烈婦迎母吳住其家會遭
此難十一成服遂送吳歸至十三午夜襲衰經端坐引
繩自勒以殉烈婦壽終五十有二雖歸劉二十三年而
唱隨相守曾無匝歲聞者莫不傷悼族長爲立其猶子
喜官爲嗣在城紳士聯名請於有司癸卯奉部覆准建

坊入祠如例次年梁成櫬舟抵城外其家先發烈婦引
赴墓所出巷柩不行族長拊柩祝曰豈欲改道先至河
濱與夫柩偕行耶柩遂行送者莫不驚嘆予次壻傳第
烈婦長弟之子也爲乞傳故次其事而論之曰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國家旌節有限年之制而身殉則不問年齒所謂貞女
貴殉夫誠貴之也傳第又言烈婦正命之前一日叔父
安國自都抵里門蓋以陝西卽用知縣由部請假歸省
也聞烈婦得赴而哀慟不甚意其定死卽往唁欲相將
之任所烈婦曰在室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我無子

禮豈有從弟之文乎然則烈婦固非計畫無復之者斯足以爲從容就義矣可不謂賢乎古者責士也厚而責女也薄故夫死止責其終喪卽至絕族亦止以無施服爲殺被出不適人則爲女師固未嘗責以必死也故其守一齊不改之經者咏於詩書於春秋二百餘年僅乃數人至於在三之節則隨在致死其他見傳記責士以必死者尤多而古人當此無不死不死則謂之迫生迫生爲下人莫與爲齒矣近世責女也厚而責士薄故女子之重貞信矢靡他者小郡下邑率以數百千計卽捐生赴義從夫地下亦所在時有而士則於守身之大國

維之重無可藉百行相除爲說者一皆自期於迫生凡人之仕以爲利死不利故不死呂氏之卮言謂世也而士人奉爲篤論是豈物莫能兩大清淑所鍾旣厚於女將必薄於士耶良以女子無外事不見可欲輕貞信人則非笑之以爲大辱故自愛摯而舍取決士之富貴利達者馳驅缺掌日涉利途卽伏處貧賤見利事固亦倍蓰什伯於女利集則榮隨之非笑者轉爲歆羨法語不聞頽波莫挽悲夫焉得有自任禮義大防之君子出順風疾呼使彼都人士反驚利於徙義以知死生之說而免爲巾幗所羞者乎

增張曜孫楊傳第男誠

諱名家仁家丞

諱名拔字

安吳四種卷第十六

藝舟雙楫卷第九

附錄三

程孝婦傳

歆孝婦程氏祖某父某年十七歸同邑監生吳栗堂姑氏患痢不審程侍藥除穢家人難之越五載舅以腹滿言絕至再三程禱于竈神剖左股和藥以進神稍定然其不起明年栗堂歿于都程撫子女持門戶有稱于鄉程今五十一歲子四女子子二長偉卽述孝婦行乞傳於余者次傑侄俊女適某包世臣曰余讀孟子分定之

說必掩卷唏噓不能自已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君子守分之效如是哉後之人讀吾書者推求其意卒不禁興歎于六親不和有孝慈也悲夫

睦履平墓表

君諱秉衡字履平姓睦氏江蘇丹徒人也睦氏皆祖漢儒睦孟族望於北江以南則丹陽其遷徙世次不可紀君之五世祖由丹陽遷今籍自考以上皆習賈君性好自異于人同學爲舉子業者尙爲腴腐之詞君獨鈞沈研慮又好讀資治通鑑山堂考索以求今古興衰之要人率非笑之而君益自喜就試旣不當有司乃挾貲遠

賈泝江絕洞庭窮五溪度九阨三致萬緡皆輒覆君故
不事積以是益喜交遊通賓客晚而彌甚君之弱齒也
君考病甚怨家乘間陷以事時有力者故衣食於君家
十餘年考命君往請事陽許君而陰中傷之幾覆其家
君考切齒君從容啟曰兒見彼衣食吾家時所求未足
以遂事而不能不受德色固日夜伺吾隙以泄忿而厭
其欲耳大人何怪焉及君居考憂或有以非禮構君者
君衰經求援於君考所不快人其危君然卒以其力免
如君策其通世情識事變自少然矣君善奕於國手不
及二碁多力好技擊豐腹而趨脛又力治楊筠松相墓

法及太乙奇門六王之術皆能以已意通之適于日用而遠乎詭怪然亦以多好未能精入云嘉慶八年秋余流寓鎮江始識君論相墓甚愜遂主君家旁及兵農名法之說常夜分不寐余奔走秦蜀楚豫吳越之郊者十年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君歷問其名狀行誼而壯之捩腕頓足卽欲治橐同作海上遊又嘗與余夜坐浮玉山頂聞江濤澎湃激捉余手疾行至麓喟然歎曰余少見江濤之來也緩觸石則其聲訇然以博去而聞然今其來也速觸石則鏗然以銳旣去猶么然以遠又曰余三十年前見梨園子弟用點鼓中翎徑三寸下點曼聲洞

洞相接今鼓心才徑寸下點促草驚如裂聲樂道通於
政人事急矣不謂造物自然者已趣數乃爾也遂相與
唏噓達旦今年三月朔余自蘇州赴淮安存君子家期
首夏返棹爲君徧歷南北郊山余去不半月而君染疾
寢疾數日忽呼曰慎伯已來吾家三日矣女等何不吾
告促紹祖扶之出徧覓不見乃寢日夜輪指占余還期
旣亟乃屬紹祖曰兒告慎伯爲卜墓宅且慎伯知吾深
必得文以志余墓是後語遂不可辨然君自始病以至
疾草才七日其刺刺詰語蓋未嘗不及慎伯也嗚呼哀
矣君以嘉慶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卒年五十有一娶

同邑田氏子二紹祖紹成皆能嗣君之業女子子三適
某某孫一廷珍五月四日余始返棹過君而君之孤斬
焉牽余袂且號且述君之遺語遂爲卜兆於焦石山之
麓於楊氏術爲吉復纂述生平以達君志而系以辭曰
述君之事君有子鬱不可信是君志誰明君志揭貞石
君之友曰包慎伯

雲鶴老人小傳

君名學字竹岡姓黃氏系出江夏江蘇吳人也晚遊天
台脫然有遺世之思更名雲鶴稱吳中雲鶴老人君壯
歲裴宗錫巡撫安嶽禮致君事無大小必咨之裴公調

雲南卒于官節相李侍堯兼署撫篆以君熟手客延之
未幾裴公殞歸公子幼無期功強近爲護喪者君卽解
節相爲裴氏送喪蓋水陸萬餘里云嘉慶甲子君入都
屬言路大開君卽伏闕上書意謂踐土食毛之忱不能
自盡數十年間足跡徧天下於民情時務見聞親切其
確鑿可行有利無弊者四事垂死之年豈復所有覲觀
區區愚誠得以上達死且不朽七月十四日封進得
溫旨放歸條奏旣

留中君卽削稿外人頗有謂君言已舉行者以問君君
笑應而已自己未春初

今上親政常熟監生周玠上萬言書言事縉其聲者至
君共十人問國疾苦幾于盡達數年來

王言渙汗深洞民隱屬有司奉行不力未能盡稱

上旨然困敝亦少甦矣以布衣下賤芹曝至

九重虛已曲納有古先聖王所不及者况三事大夫膺
天子之所嚴事重寄其念

聖心望治之切朝夕論思以宣

德化則薄海仰風匹夫匹婦可以咸得其所矣而乃絨
然雍容坐養資望其得失交戰之心至老益熾以致水
旱頗仍兵革叠見利源下竭國用上滋歐陽子之言曰

國家有事諫官不言而他人言之異日書之史冊以爲
朝廷羞况此崑廊不言而草澤言之甚或草澤言之而
崑廊沮之則其爲異日羞者不僅什伯高司諫已也豈
不痛哉余故知君名丙寅夏于揚州旅次相值同居兩
月脩識君之生平君老矣有子而不能繼志恐沒世無
聞故纂集爲小傳其命君之子百年後卽鐫諸塋側以
備志乘家之採擇焉

節母盛氏家傳

節母姓盛氏浙江金華人也其父挈眷賈山東之濟寧
州業中落以故世次不可紀常熟蔣贍帖官汶上縣知

縣納爲道時年十六嫡室金性嚴肅節母安於禮命能委曲受事無間言金先舉子二因培原培節母亦舉子二文天培女一而汶上君物故未幾天培又殤貧無以歸節母佐金撫子女資縫紉以助薪水及文年十八就婚於番禺縣丞姚侍龍署遂留焉逾年舉子成而發節母之女歸濟源李師彭者又無出先後夭逝骨肉凋喪備極慘酷然節母終不敢以私戚廢家事嘉慶癸酉因培知泰安縣成年已十七始自外家奉母姚至泰安庚辰成投効武陟工次得縣丞分發浙江而因培適被劾罷節母乃攜姚及成婦王就成道光辛巳成補奉化縣

丞成在奉化舉一子節母名之曰奉吾癸未十二月九日卒於成署年六十有二計節母事君子者十年佐嫡理家政者二十七年依嫡子者八年就養於孫者四年自貞恒德辛勤無不至庶乎無愧夙夜貽美彤瑯者已因培有文采善居官成智略有過人者而慷爽無俗吏纏繞消沮之習能稱節母志子俱興善成以節母行略乞文故撰集如右而論之曰嫡庶之間至難言矣况以稚齒稱未亡人依嫡以居而所生又遠遊中更顛沛閱數十年之久者乎是非惟節母之賢也汝上君刑子之化因培不匱之志並有可稱者節母例不受夫封而年

行並符

旌典故次其事實使觀風者得以采覽焉

儀徵縣學生王君妻劉孺人墓表

孺人諱 字 姓劉氏揚州甘泉人也祖健地揚州府
學生父鄉久國子監生孺人年二十六歸同郡王家幹
劉王皆舊族孺人事翁姑接戚鄰咸有禮則見稱於二
姓生子三僧保翼鳳慶保女子子一僧保娶于嘉興朱
氏有孫四懋和榮和泰和貴和翼鳳娶于江都唐氏慶
保尙未娶女子子適甘泉士人刺徵九孺人以道光七
年十月二日卒年六十有三歲王君籍隸儀徵而家郡

城場郡土襍沙塗水迺復而湍急枯人多乍貧驟富飾
簪裾侈遊觀傾耀閨闈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無古
處自敦守身十貳者乎而入內則困于交謫出門若無
以自比家室爲累同於纒牽負厥初心所自來矣王君
有聲庠序數十年僧保爲童子卽冠軍翼鳳未弱冠補
弟子員同列無與爲偶論其家世程其人材稍規時俗
爲俯仰者此其居揚州不貧而父子脩脯所入常不給
薪水裘葛未得以時具而所業日益進所守日益堅然
則孺人之相夫育子使得從所好以自成名者可不謂
賢哉王君將以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葬孺人

于西郊金匱山之槿石街僧保翼鳳乞文表墓故按狀而系之並爲辭曰

是維女宗宅是幽宮以利其嗣人無忝爾家風

清故四川邛州火井司巡檢楊君墓誌銘

君諱長泰字履安姓楊氏宗故望遼陽義州先世用靖難功授本州鎮將十葉相繼崇禎中太子少保左都督國桂與猶子賜蟒玉都督振先後戰歿於松山其宗遂覆振仲弟捷亡命海澨

世祖既定鼎念東南尙未歸化求故明名裔知兵者乃用薦起其家論平江西福建功至世襲輕車都尉歷官

至少保太子太保左都督昭武將軍留鎮江南提督水陸諸軍事

賜籍江南揚州衛左所後遂爲江蘇甘泉人堯贈太傅諡曰敏壯

聖祖御書丹誠二大字爲其

賜第額而稱以老將軍者實君高祖曾祖懋緒直隸大名兵備道贈榮祿大夫祖鑄占北口提督署直隸總督改山東巡撫考景達延綏鎮總兵左遷沙州營都司君年方成童延綏從大將軍雅爾哈善征回部三當霍集占戰皆大勝大將軍嫉其功中傷之逮至都

高宗察大將軍奸妄得減死論戍塞屯君里居閒耗卽
挈一奴小金萬里趨侍延綬尋起用沙州營都司君乃
奉命就婚外舅商潼道署成禮仍出侍塞下未幾延綬
墜馬傷足因得奉歸里第十餘年不去左右自延綬病
廢族子大學士應璩督師滇中以失律致函伯兄景震
守嘉興至被議籍產戍東隲季弟景素歷督閩浙兩廣
直隸至太子太保然身後且二十年怨家構舊事復籍
產戍其子兵部選司炤于西域唯景震之孫大壯襲世
職爲參將而兩足漸不仁簪纓淪替丁黃凋謝期功強
近不數人卒無以自存立君乃謁選求微祿得四川邛

州火井巡檢時兵燹方亟戶口逃亡而有司培克益深君一切務爲寬厚順人情以理論說民使其教川例治盜至嚴君捕得但追贓給主簿笞而遣之率不過十板然所遺多能改悔爲善士以爲此身乃楊十板所賜也火井轄十餘集市人皆福建江西湖南北貴州五省客民各立一客長部斂其屬以答應徵求率通胥役爲奸利君悉罷苛令而更客長之擾市太甚者市爲之平火井有土練三百君課以技擊明示恩信樂爲用適兼署吏目而印官以他事公出檄君代行州事妖人王應龍謀爲變里甲察其密君故善騎射久侍延緩于塞下尤

習兵事遂部勒守捕事宜賊知謀泄倉卒不及期糾現黨千餘人裹紅巾起君料賊不敢逼城必乘虛趨火井星馳率土練遏之于金台山大敗應龍追入蠻洞生擒之邛人既免于難深德君訟君功于大府然大府竟莫能以君名上者孺人屠氏諱玉輝湖北孝感人屠故孝感巨族伯祖沂浙江巡撫爲名臣父用中由知縣歷府道內擢鴻臚寺卿孺人從君之官年已逾四十爲君納蜀人陳氏爲適生子亮不數年物故歸葬其黨而撫亮如已出洎君卒官孺人攜亮扶柩道峽江邛人夾岸設奠泣送者迄其境不絕而土練范源竟護君喪至里門

乃返蓋往返萬五千里云舟初出峽次東湖有盜括其裝唯圖史數百卷路費數百餘緡源挺身力拒被縛益呵之源曰吾楊巡檢故部下練卒也孺人公子歸公殯無資財具僕嫗故以死相衛耳盜驚曰楊公果清官兩日尾其舟行聞孺人課幼子甚切亦賢母也子又義士犯之必不祥遂釋裝去范君義足以感羣盜而君之所以感范君是可爲動色嗟嘆者已時大壯已病罷而賜第入官後轉歸市估郡中賢士大夫醜贖以祀敏壯孺人乃得攜亮居邸第然慶弔問遺親舊無失禮有稱于鄉君以嘉慶九年卒於邛年六十有三歲明年葬揚

州之西郊孺人後君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一歲當道光六年而亮以藐諸孤長于君母卒能篤學敦行爲有見之士孺人卒之次年亮卜北郊兩臯橋榮祿墓側壤吉將以道光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改葬君而耐孺人亮故從予遊冒風雪涉大江絕黃浦千里至滬東述君與孺人之行誼以乞志幽之文庶幾有懷明發者子次其狀而銘之曰

三世爲將道家忌烜赫難求稅駕地薄宦人譴召伯憇雌伏斯能樹爾類有子曰亮承衰陸瞻念松楸思善繼矣

皇崇祀名宦陝西白水縣知縣告改江蘇青浦縣教諭

王君墓表

君諱希伊字耕伯姓王氏其先世隸吳明初有得全者
遷寶應爲寶應人十數傳至有容爲泰和縣知縣有惠
政民爲立祠泰和君季孫式丹康熙癸未一甲第一名
進士官翰林院脩撰則君之叔曾祖也祖懋茲康熙戊
戌進士選安慶府教授以薦奉

特旨授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卒祀鄉賢邑祠父箴傳雍正乙卯舉人

恩授國子監典簿銜妣同邑朱氏贈孺人君弱冠領鄉

薦八上春官不售以資截取選授陝西白水縣知縣白水山僻小邑地高土厚苦乏水溉汲皆倚白石河河源出同官之紅土坡坡西南有三尺嶺係富平縣境嶺北有山澗澗水本東北流富平民議開濬山澗令深寬以接紅土坡水截白石之源西南流至三尺嶺而於嶺下穿洞引水下注富平之老峪河以益灌溉君聞之急勸詳以止其議白水去衝道篤遠向例惟兵差奉派協濟棧內之武關駟乾隆四十五年數月之間四派協濟潼關流差車馬民不堪命君援例請豁免而附近之韓城大荔朝邑蒲城郃陽澄城六邑以情形略同白水因得

并免邑舊議建書院未成君就其基拓爲彭衙書堂以居諸生身自督課鄰邑亦多負笈向學者又就書堂與同善會邑之富人慕義踴躍利垂到今在白水六年引疾歸白水民就書堂以祠君君既歸告改教職選青浦縣教諭蘇松長吏常縱漕吏轆庠序而青浦爲甚至君始舉其職稍振士氣在青浦亦六年引年歸歸四歲當乾隆之五十九年以十月廿一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六配山陽邱氏贈孺人前君歿三十年君之長子侯選訓導直奉君興邱孺人殯耐龍首村祖塋之左君之計至白水士民哭君如哭私親相率請祀君于名宦而書

堂之私祠如故君家學源自泰和君恪宗紫陽至編修而盛外大父澤澤與編脩君以紫陽相切劘者尤篤至澤澤之學傳其子光進與其高第弟子邱照君師光進而婚于照少奉話言師友戚鄰間見聞無非紫陽者君亦毅然自任然其作吏白水與友生書云忽漫從官弊端結聚夙夜冰兢惟思退藏勢與願違未獲如志不敢以怨艾空言貽誤民社力省前非以圖晚蓋又云紫陽嘗謂一生在文義上作巢窟文法一也古文深時文淺古文疏時文密淺者深之基密者疏之本曰有時文以來時文不通而能通詩古文辭者未之有也故時文于

讀書爲最要不得以科舉之業輕之嗣司鐸青浦與所
親書則曰白水一行所得不償所失每着一衣觸一物
皆宦囊也曷勝幽咽又自書公牘後云固知迂濶而遠
于事情矣然耿耿于中如物在喉間必吐之而後快誠
知無益然能無動乎動則吾事或濟矣安敢貪天之功
聊以盡吾心焉蓋必計其可而爲之天下無可爲之事
矣驗茲數事則知君之居家善讀書在官能任事者甚
信而非近世依托理學爲名高以巧射聲利者比也君
卒三十有七年君之鄉後進劉寶楠以直狀與君文集
屬爲墓表予前周旋范光白馬諸湖間嘗聞父老言其

先世業漁前明編爲漁里戶共五百餘家供漕船麻膠翎毛折色差

本朝溢徭盡革而漁里戶仍徵銀百三十餘兩業久遷而徭不改里胥因緣爲奸擾累至百五十餘年及邑紳王白水力言于地方大吏以公項撥抵豁除重困始甦又聞士人言吾邑舊有同善會王白水見其不率舊章事無實惠呈請停止變舊會存產以脩學宮費僅什一卒以藏事繼又脩復同善舊章爲卹婺會永垂利濟今讀君文集乃知君子青浦引年歸里後舉此三事時君年已逾七十可謂任重道遠敦善行而不怠者也明道

先生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物必有所濟亮
哉道光十年五月既望涇包世臣表

武進董定園先生墓銘

吾友晉卿卜以道光 年 月 日葬其尊甫定園先
生于 原晉卿甫成童卽以通易禮春秋工爲賦頌古
文辭及倚聲知名當世其友生多與先生爲紀羣交者
以予爲先生所尤厚故屬爲埋幽之詞予爲之系曰
先生性豪宕喜急友朋之難涉困躓而不悔遇人輒傾
吐無餘唯不能賴蒼蔚朝賸之氣論者疑其有褊心是
則耿介之姿迫于所遭而然也先生最嗜詩爲半野堂

集數千首又工制舉業既十試被放乃徧走燕齊晉豫楚粵又落拓無所合而疇昔携手之儔既高舉率鮮能爲終始于是先生亦垂五十矣乃却掃奉母氏以終于家先生左目微眇晚作琵琶俠傳奇托茂秦以寄意先生之詩雖大要治聲色格律然抒寫情性多自得既與茂秦殊科矣然渝盟有太倉厯城而曳裾無趙王至假于俳優求知已于舞衫謔扇之中斯其志亦可傷也先生初以國子生赴都下母夫人命之曰兒此去母問業于坵錢而出王昶之門先生既才名籍甚二公爭識面先生竟謝絕之先生諱達章字超然晚以字行更號定

園姓董氏武進人其先本趙氏五世祖爲後于姑之夫
遂冒董姓一傳爲漢中知府遂昇先任大同丞有惠政
民至今祠之父開泰昌化知縣母錢氏娶張氏前編修
惠言今館陶知縣琦之女兒也編修昆弟並有文行晉
卿之學所自出先生卒於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年
六十有一歲子一卽晉卿名士錫嘉慶癸酉順天副貢
士孫二毅縣學生殷爲先生弟達源後女孫三皆幼
清故候選兵馬司正指揮魯君墓誌銘

君諱湘字蘭舟姓魯氏先世隸六安明初有鎮江衛左
所百戶政者子孫襲職因著藉爲丹徒人考銓起家進

士官至直隸清河兵備道署理直隸布政使君性穎悟篤友朋幼侍宦遊無紱綳之習應童子試被屏者七由國學覓解順天又輒不遇乃以貲得兵馬司正指揮清河公既卒官君內侍重闈外堵門戶未遑謁選遂以道光八年七月二日染暑疾終于家年四十有四歲清河公會守余郡前此郡守試士率論貲爲進退惟清河公慎簡閱卻苞苴前茅多寒畯稱得士君又殫心文事顧每試輒蹶不足稱人意然當君屢蹶小試時清河公任安徽道府相距才三數百里聲氣搖撼相接則清河公之礪官箴以式後昆與君之績學自重不欲闒然躁進

者並足爲士林光寵則君亦可無限也配同邑包氏子
二慶恩慶貽孫一榮高君中表弟紀幹貞與余習諄乞
慰幽之文故次其狀而銘之曰

文更有子文戰屯鬱若文采厚文孫誰其不信視此文
汪冬巢傳

君諱湖生字汝信別字飲泉晚又自號曰冬巢姓汪氏
江蘇儀徵人也由附學生舉乾隆乙卯副榜貢生道光
壬辰五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有六配閔氏前卒無子
女君竟不娶獨居十九年以終君穎悟絕倫於文於書
皆能深知其甘苦曲折性溫恭而澹定於時人一無拂

忤至所親則必有材藝能自植者生平無他好唯以倚聲設色自娛江淮間言倚聲者宗朱彞尊陳維崧君獨好清真玉田然於朱陳亦無所雌黃也設色則盛行恠格華岩之法君志在遠紹宋人每興酣落筆無粉本即見以規勢花葉掩映若承朝露而漾和風其工麗鮮潤雁行院本以云氣韻且時欲過之倚聲適稱所畫皆近世所罕也予以嘉慶辛酉秋至揚卽識君未相知也嗣予挈家寄揚州居址稍遠不相聞者二十餘年道光戊子秋君忽叩門修欵出精楷索書所爲古文辭庚寅冬予自刪定文稿乞諸友朝夕者分繕清本君顧從他友

所分去賦與文各一卷字數累萬呵凍精寫點畫清俊
有紫芝中江之意是歲君之執友三數人皆以物故君
嗒然自傷爲寒林獨步之圖君故歛人家昉溪之側先
世以業畦留揚州遂着籍業既久落擾攘塵土間非其
意也欲歸歛不得又爲昉溪秋隱之圖皆乞予序其意
今年春見陽湖張琦翰風詩文詞與書而心善之張君
官館陶君手界朱絲一冊囑予轉乞張君書自著詩文
而予已北去因留柬予廝曰僕自問不當久人間身後
孑然無能弃藏珍玩者然心慕張君甚卽僕死必請張
君竟爲之流傳後世知張君此冊爲僕作者足矣予返

揚則君喪已逾月感其意爲加書請張君非所謂解脫而真摯者耶斯可哀矣君以圖歸歛故累八喪未葬弟云生二子而歿長文郁次文蔚君恩勤撫育而文蔚以目疾幾廢文郁當承君祧君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不必爲後君畫爲時所珍脫手卽歸有力者家藏唯詞稿三卷出手定戚友議醮金梓以傳之並議於舉君殯時并葬八棺而資文蔚寄食僧寺爲行者業文郁習會計一切如君遺命君身後頗有瑣碎君之友甘泉王壽鶴汀居間撻拄備任勞怨庶幾不間生死者

趙承德墓誌銘

道光十有四年春陽湖趙申嘉告其友包世臣曰申嘉不肖不能敬承庭訓蹭蹬無善狀以仰慰先子者茲窀穸有期若不得當代立言之君子爲埋幽文又將永貽憾於泉下幸得交吾子申嘉不敢無實以誣其先唯吾子不能徇流俗而誣後世者故敢以請又曰吾祖貴西公四子先子其叔也賦性敦篤而穎悟好學作詩書每與貴西公相亂最得歡生不逮君母劉恭人而事繼母程氏恭人母蔣太安人數十年無違色貴西公卒家漸落太安人故好施與先子計出入雖不敷然必不使太安人知恐不得遂老人意郡邑公事無不遇饑歲勸賑

倡捐核戶口稽散放必盡心力貧者獲安全富者無怨
讟此鄉里聞見所共稱者以屬吾子憶子初至常州貴
西公年已大耄著述百卷至家有其書而接後進論今
古事猶極口無舛失可謂耄期稱道不勸者也繼知貴
西解組後遊故州將李相國閩浙幕府主議封還

純廟命臺灣鎮臣柴大紀棄城以兵護遺黎內渡之

旨郡城得固守以待大兵而世人無知者予筆紀其實
以詔方來曰書二趙事益以郡城一棄則全臺失守鹿
耳門鹿子港八里坌三口皆天險難進兵且自削平鄭
氏開海禁漳泉嘉應無業民糾渡認墾孳生以百萬數

歲三熟產穀至夥糖利甲天下糖商益治大舶指上海
天津無虛日又全閩兵穀所取給福漳泉三郡民食所
專仰與鄭氏竊據時情勢相什伯則

國家東南之憂殆未可以歲月計也而貴西決策俄頃
功同曲突終其身不以自居是其爲隱德也九大貴西
既有大隱德而君於諸子爲最醇謹內行修能傳家學
是宜光大貴西之業迺鬱而不曜君之子申嘉最賢有
文學然則造物所以厚趙氏之積累而光大之者斯有
在矣於法宜銘故按狀而系之曰君諱廷俊字若士別
字海珊姓趙氏系出宋宗室居常州已十七世父翼以

進士及第第三人宦貴西道學者稱爲隰北先生君在
幼學卽補府學生旋食餼援例訓導未得缺改加府通
判例授承德郎以侍貴西泊太安人故卒未謁選道光
十三年七月七日卒於家年六十有四配同邑湯氏繼
黃氏皆賢淑有稱子六人長慶齡順天乙酉副榜貢生
八旗官學教習前卒次申嘉本曾丙子舉人次申奎前
卒次申佑申憲申善孫七人某某銘曰

名父有子天所厚當厚而薄以薦後刻此樂石徵諸久
清故例封太孺人贈徵仕郎蕭君妻劉氏墓志銘

道光甲午二月山東試鹽運司經歷清河蕭令裕與其

弟兩浙試鹽運司經歷文業國子監生樹勲走書揚州
告其友包世臣曰自癸巳九月十四日母氏棄養過隙
之駒忽已更歲茲卜三月八日奉耐於山陽人慶一鄉
先子之壘不孝無能光大先德惟是發潛隱示後昆仰
慰靈爽者幸有埋幽之石而當代畜道德能文章莫如
吾子不孝幸得奉教若不獲一言以永其先人是必其
束身無狀不見信於君子而重貽先人羞也伏望垂哀
苦毒感且沒齒其狀畧曰母氏三歲而孤伯舅彭年仲
舅永年未成童季舅允年甫生赤貧無藉不自意得存
活及歸先子仍以十指力佐日需連舉子三乳哺縫紉

口食繁益困憊嘉慶戊午先子避負游都下外祖母命諸舅迎母氏攜三子寄居其廬給朝夕時令裕文業已就傅夜則母氏督坐燈下程誦讀必命之曰窮困至此非力學則終於此矣非立身則求終於此且不得矣今不孝幸以稍有知識不爲士君子所鄙棄惟母氏之端其始趣也閱九年先子南返僦屋與諸舅別居而命令裕爲世父後始之居寄廬也母氏必預積針黹入以仲春奉三子詣先世塚墓上土致奠忌日必洒掃潔羞以祠雖別居值劉氏先忌必素服終日不笑樂以汙其身廿餘年來令裕文業編紵入豐而衣食財取具督諸婦

治家事無改於初然四方士大夫過從咄嗟治具必豐
潔三族當卹者力所及不待其告體媪僕艱苦不事積
餘使諸孫必知求自立蓋母氏之行治如此余以辛未
冬識令裕已有聲庠序矣而僦居斗室唯糲飧是急然
能振拔意氣無寒澁茶靡狀文業尤激昂馳騁文筆及
昆季名重公卿間弓招幣聘遍南北而力學不倦常有
以自下者是則處約不懼處樂不汰志念深矣信乎其
深服教於賢母也是宜有銘其辭曰

賢母系出山陽劉父珩早逝母嚴劬嚴撫一女與三子
幼方計日長計歲積堯閉門藁爲藉辛苦作家日匪夜

子能成立女歸蕭相夫育子靡室勞夫子進深事遠遊
健婦熒熒哺三雛居無一椽責負急母慈兄友招寄食
十載恩勤植諸甥諸甥克家能知名賢母持盈惠三黨
下逮婢僕無恨快七孫環膝含飴歡鳳喜符慶桂保蘭
有曾家督實鳳出皎若玉筍芽初茁賢母壽隤七十四
子繼孫承永昌世

贈君諱景相字稷若嘉慶丙子年七十一卒於家耿介
不隨俗生平未嘗得職愿慙不欺心鄉里推其長者後
此食報人以爲宜

趙江寧家傳

君諱本敷字直夫別字靖庵貴州甕安縣人源出宋宗
室世居四川遂寧明末有紫祥者避獻賊入貴州倚桐
梓其子倫遷甕安遂爲甕安人祖榮先父安仁俱不仕
以君貴榮先馳贈文林郎江蘇沛縣知縣安仁封奉直
大夫江蘇江寧縣知縣加三級母戎氏封宜人君成童
補弟子員弱冠領鄉薦屢躋春官以道光丙戌大挑一
等爲江蘇試用知縣甫到會卽查賑高郵旋署甘泉丁
亥署江寧府北補通判未幾改署贛榆調充戊子鄉試
同考官己丑署通州直隸州庚寅署睢寧辛卯以催漕
保薦儘先補沛壬辰調江寧癸巳被訟者許解任甲午

事得白而君遂病乞假歸里而積累不得行丙申四月七日卒於省寓年五十娶徐氏贈宜人繼娶劉氏封宜人並同邑人子一忱邑增生孫二曾慶福慶俱幼余與君爲嘉慶戊辰同歲生君蒞甘泉時余正僑邗上友生多謂君多蓄古書善鼓琴工詩與書余於揚州當事非舊好率不與通謁故汜君之年不相識詩書亦未寓目不敢質言其攻苦治贛榆能誘擒巨匪袁二勸學校獎節孝濟疫癘治通州值旱河涸米舶不至能疏通支港招米商以平市價治睢寧能靖盜賊化魏姓積年閭牆之訟治沛能除捏災冒賑之積弊諸治績頗在人口然

余雖有聞而未審也揚州賑弊至夥常釀京控而君督高郵賑無後言任甘泉能事事則余所目擊在江省有司可以爲有心於民者矣

包世臣曰州縣爲親民之官首縣當標準之地是固非賢弗居矣然首縣率炳燭盪昧爽出周旋各大吏唐皇中午後方得歸飢渴交集而客謁接踵院司道府房室什物不時徵取日至耗錢十萬而將迎之費尙不出其中帑藏無可挪移不得不結巨富紳士稱貸故首縣之能者唯善事上官多識賈人不開罪於賓客而已心力終無以及其民上游習首縣之艱苦不得不議調劑

之優缺調缺不可頻數不得不左祖使可多取於民缺
利盡民力竭而虧累尙至不可復故余作游客時常從
容告疆吏曰修飾堂室舖陳器具家家所有事也何不
明核歷年首縣用數確估各署所必需者量首縣力之
所及分別折致飭紀綱自辦則浮費什減八九不致以
虧累煩上游矣非常參日毋許上謁則首縣有暇以自
理其事矣疆吏多然其說者然以奔走疏數定所屬賢
否其來已舊且深避取財所屬之名又不便於中飽沮
撓者多卒莫能舉行也夫官不能親民則署外之鈎串
易矣官不能居署則署內之防閑難矣賈人昕夕出入

則小民之蜚語起矣余足跡半天下所見首縣能盡心力於民者唯江西南昌縣石君家紹耳人材至難焉能責天下首縣必如石君哉况石君能得民而不能獲上非近時居官人所願效法是故吾人束髮受書得膺百里之寄以行其所學豈非至願然慎毋以賢能自見至首僚以致與其所懷來者大相刺謬也

清故例授承德郎吏部常調府通判虞貢生謝君墓志銘

道光丙申六月八日儀徵謝君莪刪卒明年七月其出爲兄後子舉人增以狀乞墓銘嗚呼余忍爲君墓銘也

哉憶嘉慶辛酉余初遊揚揚之工詩者卅餘人招賦小
秦淮泛月詩余時已輟韻語不得已成二十字諸君獎
借之推爲擅場閱數日於故貴州巡撫曾煥兩淮都轉
署遇故禮部左侍郎謝公坐定問名起揖曰吾子卽賦
小秦淮泛月二十字者耶訂次日飲其家乃爲設四簋
曰老夫與鄉人爲四簋約不敢以尊客故敗出見二孫
長爲君之兄議敘鹽運司提舉增貢生彥昭次卽君眉
目如畫進止莊雅侍郎曰君試襍舉五經使背誦則瓊
珉如貫珠清脆可聽余起爲侍郎賀癸亥再至侍郎已
厭世戊辰夏嵯使者以余旅困使司文滙閣秘書君之

考廩貢生贈奉政大夫者實領袖其事因得歲一再見而君與哲兄相繼入庠序有聲矣庚午秋余挈眷至揚顧以時時出外覓食蹤跡轉疏略及道光乙未春闈鄰號少年誦頭場文殊爾雅索閱其卷卽增欵詢鄉貫家世乃知奉政君以己卯提舉君以乙酉相繼謝世而君以送增考在都下試事畢過從敘契濶又悉君家業中落羣從百口皆係君益敬君友愛敦睦能守侍郎教君齒正強仕選期近豕督文采噪都下相與爲慰藉詎意丙申君再送增赴春闈歸至中途染疾抵里門不數日而遂奄忽憶余受知於侍郎年方二十有七侍郎已耄

耄奉政君長於余十年君昆弟皆甫及幼學耳而提舉
墓草久宿君之孤降服又已闕况以余憂患叢集之身
窮年奔走衰憊童禿宜其爲君銘墓而酸鼻不能下筆
也君諱承煒字彤文居奉政憂後以字行更字我刪由
廩貢生以府通判候銓而歿娶江都汪氏祖諱溶生世
所稱未堂先生者也考諱士松妣李氏封太宜人子三
長卽增次奎國學生君歿之前六日側室郭氏生子坊
侍郎居鄉貳時事不能悉其督學湖南至今楚士思之
是其積澤深而流遠况數世孝友相承而增以弱冠當
室強近相守無改父道繼待郎之聲以達君志當於是

乎在故銘之曰

真州謝氏自白門其先家歙源文靖五十八傳乃及君
秘書外監宗伯孫少小玉立望如神田宅曰匱富者文
玉樹長埋慟斯人天道悠邈難具論是有佳嗣慰幽魂
書毛節母朱氏行狀家傳墓志後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教子之責母固不
後於父矣降至戰國閭教衰韓子始謂慈母有敗子漢
儒依託傳聞則母親而不尊能食不能教寡婦之子未
有見焉弗與爲友諸說襍見傳記將以無父之人之必
不能成材歟嗣後史氏於孤子成名者必詳記賢母之

行治而或猶疑之以爲人子之欲顯其親無所不極况
念嫠母宅身荼蓼之中其家秉紀載尤多溢美史氏據
爲事實未可盡信是蓋習見替珥羅綺之末俗則然也
吾友寶山毛嶽生生甫甫晬而孤節母朱夫人前隨夫
子僑都下旋奉姑之舅四川中江官舍未幾舅奉檄從
幕府事戎馬三數年擢知簡州遂以死事節母奉簡州
喪歸家無一椽之瓦生甫才髫鬢耳以恒情言節母竭
十指力仰事俯育幸得生全已爲過望安望其爲有見
之士哉而生甫成童卽橐筆遊公卿間能卒祖若父之
業爲當代推重節母之卒也武進李兆洛申耆妻姚椿

春木並據生甫狀爲傳及志二君皆積學方聞非苟徇人請者唯小子之失怙也年已幾冠無以爲生擔簷奔走涉形勢之途數十年幸不致失身爲世所指摘實母氏身教之功前年母氏棄養小子披拾懿行爲狀掛漏什七八況生甫之生不識父而節母又曾經生死呼吸之場是其具節母狀也下筆顧此則失彼蓋有倍屣於小子者矣夫闔闈之事非州里莫能詳知人論世之君子考其境之所遭察其子之所就則母氏之行治可知矣

清故處士吳君星宇墓表

君諱明煌字星宇姓吳氏籍儀徵而家揚郡之運司前街就家設相肆余常避雨肆中與君談相人術君大都依部位說爲人邪正依氣色說行事是非吉凶禍福率依於此余詰其術之所受君笑曰是君平賣卜術也吾受之移以相人不可乎吾先世望嶽遷白門四世至吾父遊揚州遂不能歸其故然吾父雖窮士僑人嘗有假人白金五百者請吾父居間金已償而券未退金主據券索金已償金者曰若但問吳君果吳君言未償卽如命金主意吾父困甚議以半爲酬乞吾父一妄語吾父不可券遂廢先人自守之嚴而見信重於人如此吾無

他技能恃相人爲生言吉凶禍福能必中乎卽盡中或且以長邪遂非唯依是非邪正以爲說雖不中不爲人害庶不辱先人異日得面目以上邱墓矣余乃嘆君非市中人又高君考行誼求其名籍則江寧縣學生員名文相字志書者也以詢揚城耆舊尙有能言其事者君娶同邑汪氏亦源於嶽故嵯賈家業落而歸君相夫育子備極艱辛沒齒無怨爲閭閻所稱美君年七十四以道光辛巳九月初四日卒汪以次年五月廿五日卒年六十合葬甘泉縣西山南都天廟西君所自卜也君前葬文學君於司徒廟之收鷄灘地隘不可耐君常以無

力省祖以上墓田爲憾故自卜兆域使子孫來省者必
取道收鷄灘先省文學君墓蓋君之用心如此子廷颺
儀徵縣學生員博學多能書法尤卓越君家單傳三世
矣廷颺年甫壯文行爲儕輩所推又已舉歧嶷子三君
承文學君教兩世皆有隱德將於是乎食其報廷颺既
葬君閔十有八年以余薄宦西江遠來襄助具狀乞文
余雅重君尤厚廷颺不可以無言故爲表其墓道焉

秋燈課子圖記

記論交爰于孤子必有見焉者豈不以母氏溺細人之
愛况稚齒稱未亡撫藐諸孤鮮能督責以義乎然史冊

所載知名士率多成賢母之手蓋其計門戶者深鞠育以正孩提浸漬柔巽善入而易化也程君鎮北孤露能自植弱冠舉于鄉有聲念贈君違養蚤奉教太孺人以待成立屬友生寫秋燈課子圖乞名人題詠而問序于子太孺人姓汪氏歛人父損之以善詩及分書負重望僑于揚與黃君秋平友善因使太孺人學於黃君與黃君妻淨因張夫人受毛詩爾雅周官禮周秦以來大家古文詞以是太孺人善爲古近體詩文著有雅安書屋集贈君亦歛人游揚絃再絕而無子太孺人歸舉鎮北贈君爲戚友治鹺業性豪俠好與人之緩急旣移家回

欽以太孺人能教鎮北無內顧憂復游場未幾贈君物
故猶子偉南扶櫬歸太孺人治喪有禮稱於鄉鎮北初
齡太孺人卽督課如嚴師至是教之益力鎮北成童束
場依舅氏近垣以寄籍試儀徵輒冠其曹雖能自力學
善取資於師友抑其少小植基於慈訓者深也太孺人
今年已四十有九行符

旌例矣觀鎮北作圖之指其興懷明發必有志於夙夜
無忝者而不徒以厯金門躋臚仕爲太孺人食報券也
予故樂得而道之道光九年歲次己丑秋九月安吳包

世臣譔

丙午春初鎮北見過白門知排印舊稿因問此文是
否入集予答以當日未有存稿囑鎮北回揚錄寄鎮
北名葆癸巳成進士觀政水部能不交書吏白舉其
職有暇則讀書史雖京職食貧而力所能及於戚友
緩急無所恡義繼贈君志此文雖尋常題圖語然知
之有素故附排於後不復以日月爲次

增張曜孫楊傳第男誠

諱名
家仁

家丞

諱名
家讓

按字

